

讀
書
雜
志

荀子第三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王制

中庸民

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念孫案元惡中庸對文中庸下不當獨有民字此涉注文中庸民而衍韓詩外傳無民字

王者之政也

念孫案王者上當有是字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人也是王者之制也是王者之論

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是字則語意不完韓詩外傳有是字

名聲日聞

名聲日聞天下願

楊注願謂人人皆願

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念孫案名聲日聞本無聞字日本作白名聲白者白明

也顯也謂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

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文正與此同貴名白即名

聲白也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堯問篇曰

名聲不白徒與不厭光輝不大皆其證也名聲白天下

願二句相對爲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法參差矣

此因白字譌作日，後人不得其解，故於日下加聞字耳。
小事殆乎遂 廢易遂亾

凡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楊注曰：弛廢也，遂因循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劉曰：遂如大夫無遂事之遂，威嚴猛厲則小事不復關白，故曰遂。念孫案：遂讀為墜，墜與弛義相近。下畏恐而箝口，則百事墮壞，而上不得聞，故大事近乎廢弛，小事近乎失墜也。下文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義

與此相承也。正論篇曰：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亾遂

亦讀爲墜。

史記倉公傳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正義曰：遂音直類反。遂隊並與墜同。墜之通作遂

猶墜之通作隧。儒效篇至其頭而山隧。漢石經論語謂幾碑未隧於地。漢書王莽傳不隧如髮。竝以隧爲墜。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

廢易卽廢弛。爾雅曰：弛易也。君道篇曰：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

疑止之。

宋呂錢本竝如是。世德堂本同。

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疑止之。元刻之作也。盧從元刻念孫案作之者是也。解蔽篇云：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文義正與此同。

故公平者職之衡也。

劉云案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聽之衡。此涉上

文職字致誤

偏

分均則不偏

分共問反

執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念孫案偏

讀爲徧言分既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物不足以給

之故不徧也下文曰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濟

古贖字

正所謂不徧也徧偏古字通說見墨子非攻篇

兩者字

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者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

禮者也元刻未及爲政未及脩禮下皆無者字

宋龔念本同

孫案元刻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行韓詩外傳

羣書治要及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皆無
兩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

下漏

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
引之曰溢滿也漏之言漉也字或作盪盪爾雅曰盪涸
竭也方言曰盪涸也漉極也郭璞曰滲漉極盡也月令
曰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淮南本經篇竭澤而魚高注曰
竭澤漏池也漏池卽所謂漉陂池也漉漏古同聲故滲
漉或謂之滲漏本經篇又曰禹疏三江五湖流注東海
鴻水漏九州乾亦謂鴻水涸也上溢而下漏卽是上富

而下貧楊說溢漏二字皆未了。

懷交接

諸侯莫不懷交接句怨而不忘其敵楊注曰諸侯皆欲
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
與已交接之道也念孫案專懷古字通禮論篇諸侯不
作懷襄十四年左傳王室
之不壞釋文壞服本作懷楊後說以壞交接連讀是也
前說以懷交接怨連讀失之。

知疆大者不務疆也

引之曰疆大當爲疆道疆道謂所以致疆之道卽下文
所謂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不知此道而務以力勝

則務彊而反弱卽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故曰知彊道者不務彊也下文云是知彊道者也正與此句相應又云是知霸道者也是知王道者也皆與此句相應此篇大旨皆言王道霸道彊道之不同故此文云知彊道者不務彊也兩彊字亦上下相應則彊下之字作道不作大明矣今本作彊大大字蓋涉上文三彊大而誤揚云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則所見本已誤作彊大、

慮以王命全其力 慮敵之者削 焉慮率用
賞慶刑法執詐

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楊注曰慮計也其計慮常用
王命念孫案慮猶大氏也言知疆道者不務以力勝人
大氏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議兵篇曰諸侯慮敵之
者削反之者楊注以慮為謀慮亦非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
執詐而已矣楊注以慮為大凡是漢書賈誼傳慮不帝制而天
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為
天子之事是其證矣

便備用

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楊注曰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
重器備襄五年念孫案楊訓備用為足用便足用之語不

詞且與田野倉廩不對。余謂備用二字平列。備說文本作備字。從用從苟省。苟音練淮南脩務篇注云備猶用也。

故或謂之器用。或謂之器備。便備用。猶言便器用耳。便備用三字。本篇凡三見。與田野倉廩對文者二。與功苦完利對文者一。其見於儒效篇者。則與規矩準繩對文。見於富國篇者。亦與田野倉廩對文。皆以二字平列。則諸侯疏之矣。

元刻無之字。念孫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離下無之字。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涉上文諸侯親之。諸侯說之而誤。

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

念孫案天下無王霸主本作天下無王主上文說疆者之事云天下無王霸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霸主則疆者常勝也此文說霸者之事云天下無王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主則霸者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間不當更有霸字蓋涉上文王霸主而行楊不知霸字之行而讀天下無王爲句霸主則常勝矣爲句具見楊注則句法與前不合

眇天下

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楊注曰眇盡也盡天下

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念孫案諸書無訓眇爲盡者
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
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迂矣余謂眇者高遠之
稱漢書王褒傳眇然絕俗離世顏師古曰眇然高遠之
意文選文賦志眇眇而臨雲李善曰眇眇高遠貌
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威高天下耳若懷其仁感其義
畏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

飾動

飾動以禮義念孫案飾讀爲飭古字通以
飾爲飭言動作必以

禮義自飭也楊分飾動爲二義失之

等宜 五儀

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禮祭械用皆有等宜

此五

何又見

王霸篇楊注曰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念孫案楊注失

之迂宜讀爲儀

大雅文王篇宜鑿于殷大學引此宜作儀楚語采服之儀春官注引此儀作宜

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典
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曰以九
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
度人徒有數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近哀公篇曰人有
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謂人有此五
等也楊以儀爲儀法亦失之

析愿 抃急

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念孫案析愿二字義不可通當
從韓詩外傳作折暴字之誤也折暴與禁悍對文下文
曰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富國篇曰不足以禁暴勝
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折暴禁悍明矣楊云析
分異也分其愿慤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此不得其解
而爲之詞又下文抔急禁悍防淫除邪抔急二字語意
不倫當亦是折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姦邪不作正承
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楊云抔當爲析急
當爲愿亦失之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念孫案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應矣等賦二字連讀楊云賦稅有等所以爲等賦富政國篇云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讀爲正言等地賦正民事以成萬物而養萬民也財者成也失之劉云所以二字當在財萬物上

相地而衰政

楊注曰衰差也政爲之輕重政或讀爲征盧補校云案齊語正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曰視土地之美惡及所

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理道之遠近而致貢

念孫案小雅信南山傳曰理分地里也謂貢以遠近分也上句相地而衰政衰與分義相近楊云理條理也未確

丹干

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楊注曰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爲研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玕尚書禹貢雒州球琳琅玕孔云石面似玉者念孫案楊前說以丹干爲丹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爲琅玕非

也琅玕不得但謂之玕。正論篇云。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實。丹矸卽丹干也。旣言丹矸。又言琅玕。則丹干之干。非琅玕明矣。

夫是之謂大神

楊注曰。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郝云。按釋詁。神治也。大神卽大治。

始則終。終則始

楊注曰。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念孫案。始終二字。泛指治道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義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雜與萬。

亦且

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楊注曰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盧云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

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

盧云以義元刻無以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無以字者是也曰

義與曰分對文

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亦以曰義對

曰仁曰財

則不當有以字宋本有以字者涉上兩以字而行

乘白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楊讀乘爲周官四邱爲甸

之甸云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爲百百人
也劉云案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又七法篇
以教卒練士擊毆眾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
武藝呂氏春秋決勝篇斯與白徒高注云白衣之徒引
之曰白丁白徒皆不得但謂之白竊謂白與伯同逸周

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

此以二十五人爲卒與周官百人爲卒不同

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爲伯也

淮南汜論篇曰隊伯之卒兵路篇曰正行五連

什伯史記秦始皇紀曰躡足行伍之閒而崛起什伯之中

昭二十一年左傳不列伍

乘軍之大刑也彼言伍乘猶此言乘伯也隱元年傳繕

甲兵具卒乘彼言甲兵卒乘猶此言甲兵乘伯也作白

者借字耳

史記五子胥傳伯嚭吳越春秋作白喜古鍾鼎文多以白爲伯

乘乃車乘之

乘非四邱爲甸之甸或謂白爲甸之譌尤非

乘可言數甸不可言

數乘甸之數則尤不成語

塞備

塞備天地之間引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爲滿字之誤也

備字俗書作備滿字俗書作滿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譌管子勸言篇文武具備今本備譌

作塞滿天地之間卽承上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而言

審詩商

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楊說審詩商云詩商當爲誅賞字體及

聲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謂誅
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
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也引之曰商讀爲章章與商
古字通柴誓我商賚文商徐邈音章呂氏春秋勿躬太
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左篇作弦商太
師掌教六詩故曰審詩章賈子輔佐篇曰觀民風俗審
詩商命禁邪音息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
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論篇
之誅字恐轉是後人所改楊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
則曲爲之說耳陳說同又云詩章雅也淫聲夷
俗邪音也審之禁之使不亂也

百索

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引之曰百索二字義不可通索當爲素字之誤也百素卽百蔬富國篇曰葷菜百蔬魯語曰能施百穀百蔬作素者借字耳月令曰取蔬愈管子禁藏篇曰果蔬素愈是蔬素古字通楊云百索上所索百物也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

閒樹藝

念孫案閒與閑同爾雅曰閑習也謂習樹藝之事也楊云閒之使疏密得宜失之

賓旅安

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引之曰賓

客之事非治市者所掌且與通貨財無涉賓當爲賚字之誤也說文賚行賈也從貝商省聲今通用商字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賚之謂之商旅鄭注曰商旅販賣之客也月令曰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故曰使賚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王霸篇商旅安貨財通是其明證矣今本貨財通誤作賚通賕今經傳以商代賚商行而賚遂廢此賚字若不誤爲賓則後人亦必改爲商矣

制與在此在乎人

念孫案與讀爲舉說見經義述聞禮運舉皆也在乎人不在也說見經義述聞

穀梁傳僖三十一年言其制皆在此而不在于人也下文制與在

我亾乎人同。

就能有與是鬪者與。

引之曰就字義不可通當是孰字之誤孰就字相似。

好取侵奪

宋呂本如是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宋錢本無取字
盧從呂本念孫案取與侵奪意複且不詞作好侵奪者
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句法
正與此同。

富國

無宜而有用爲人數也

萬物同字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爲人句數也念孫案無

宜而有用爲人爲一句數也爲一句爲讀曰于爲于二字古同

聲而通用說見釋詞爲字下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

於人數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呂氏春秋蓋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

注數道數也數也與下文生也對文楊以爲人數也四字連

讀而下屬爲義故失之

生也

人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念孫案生讀

爲性故楊注云此人之性也生也二字本在楊注倫類

也之上今本誤在楊注下與下文相連

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楊注曰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眾物所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汪云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耳注非

以無禮而用之

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盧云元刻作無禮節用之念孫案元刻是也上文云上以法取勇而下以禮節用之楊注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與此三句正相反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以無禮節用之錢本世憲堂本同

糾譎

則必有貪利糾譎之名念孫案糾收也譎讀爲矯音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矯捎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取物之上謂之矯捎淮南要略覽取矯掇高注云矯取也卽上文之好取侵奪也楊云糾察也譎發人罪也則於貪利外別生支節矣

出入相拵

皆使衣會百用出入相拵念孫案爾雅曰拵同也方言曰掩同也周頌執競傳曰奄同也拵奄掩拵並通出入相同謂不使出數多於入數也楊訓拵爲覆蓋失之

或佚或樂或劬或勞

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念孫案
下二句本作或佚樂或劬勞美與惡對厚與薄對佚樂
與劬勞對今本樂上勞上又有兩或字卽涉上文而衍
據楊注云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則正文本作或佚
樂或劬勞明矣羣書治要同

出外斷亾而愉

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外斷亾而愉楊注
曰愉歡也念孫案愉讀爲愉愉上當有不字出外斷亾
而不愉者民皆死其君事而不愉生也楊所見本已脫

不字故誤以愉爲歡愉之愉下文爲之出外斷亾而愉
愉上亦脫不字王霸篇曰爲之出外斷亾而不愉羣書
治要引作不愉足正此篇之誤楊不知愉爲古愉字反
以不爲衍文謬矣說文愉薄字本作愉從心俞聲爾雅
佚愉也小雅鹿鳴傳作忒愉也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
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外亾釋文
竝音愉漢繁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超亦與愉同唐風
有
樞篇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爲愉大戴禮文
王官人篇欲色嘔然以愉逸周書愉作愉經傳中愉字
或作愉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之出外斷亾而不愉若
非脫去不字則後人亦必改爲愉矣

待之而後功

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楊注曰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念孫案如楊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

義始明今案力者功也

論語曰管仲之力也

待之而後功功者成

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下文曰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賅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稟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

脩身功材言脩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

天下之事

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念孫案天下之事當作天之事不旱不水寒暑和節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故曰是天之事正對下文是聖君賢相之事而言今本天下之下乃涉上文下者而衍楊曲爲之說非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

念孫案昭昭小也

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鄭注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淮南繆稱篇昭昭乎

小言墨子之所見者小也故下文曰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使而功

宋呂錢翼本竝如是

則天下大而富

楊注大謂爲秦優秦也

使而功撞鐘擊鼓而和楊

注曰使謂爲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元刻使而功作使有功盧從元刻劉云此當作佚而功形近而譌也念孫案劉說是也王霸篇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是其證疆國篇亦云佚而治約而詳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功而誤

頓萃

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楊注曰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頓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頓猶將無益也念孫案頓如困頓之頓管子版法篇頓卒怠倦以辱之尹注曰頓卒猶困苦王寢洞簫賦桀師鬻博備以頓頓頓卒頓萃竝與頓頓同

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

念孫案辨讀爲平平辨古字通若堯典平章之爲辨章平秩之爲辨秩是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忠與信調與和均與辨皆同義楊以辨爲明察則與均異義矣

速乎急疾 威乎刑罰

故君國長民者欲趨事遂功則和調累解

累解二字未詳注非

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念孫案速乎急疾威乎刑罰下皆當有矣字與說乎賞慶矣對文

勤屬

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楊注曰屬謂著於事業屬之欲反屬或爲屬念孫案作屬者是也屬勉也羣書治要作勤勵勵卽屬之俗書則本作厲明矣厲與屬字相似而誤

韓子有度篇厲官威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

楊

曲爲之說非

取天下矣 係社稷也 危國家也

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係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念孫案取天下矣係社稷也危國家也本作取天下者也係社稷者也危國家者也今本或作矣或作也文義參差不協當依文選五等諸侯論注所引改正

都邑露

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楊注曰露謂無城郭牆垣念孫案楊未解露字之義露者敗也謂都邑敗壞也方言曰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齊策曰百姓罷而

城郭露竝與此都邑露同義露字或作路又作潞說見管子振罷露下

躁者

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怒楊注曰躁暴急之人也引之曰躁讀爲剽剽謂狡猾也方言曰剽猶也秦晉之間曰猶楚謂之剽剽與躁古字通商子愆令篇曰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韓子有度篇曰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闕其佞說疑篇曰躁詐之人不敢北面立談又曰躁佻反覆謂之智皆其證也汙與脩相反悍與愿相反躁與怒相反是躁爲狡猾之義非

梟急之義也。

上好攻取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

盧云元刻無攻取二字念孫案宋錢佃校本亦云上好攻取功諸本作上好功案諸本是也上文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己諾不信慶賞不漸將率不能對文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攻取二字宋本攻卽功字之誤又衍一取字

以國持之 以國載之

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又下文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念孫案持載也載持也中庸曰辟如地

之無不持載是也楊說持字未確說載字尤非

伉隆高

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
楊注曰伉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期當爲綦綦極也極
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念孫案楊說伉字之義非是伉者
極也廣雅曰亢極也乾文言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子夏
傳曰亢極也王肅曰窮高曰亢窮亦極也宣三年左傳可以亢寵杜注曰亢
極也漢書五行志曰兵革抗極亢抗伉字異而義同桓
九年穀梁傳伉諸侯之禮十八年傳以夫人之伉釋文並
云伉本又作亢論語陳亢說文作噭史記貨殖傳國
語無不分庭與之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伉致期皆極
抗禮漢書抗作亢

也。伉隆高猶言致隆高。仲尼篇曰：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王霸篇同王制篇曰：致隆高。綦文理皆其證矣。

境內之聚也。係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糞。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境內之聚也。係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糞。楊注曰：其境內屯聚則係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覺而動也。午讀爲迂。遇也。糞麥之牙。槩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糞。如以手撥糞也。念孫案：楊讀係固視可爲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係固爲句。係安也。言境內之聚既安且固也。視可午其軍。可字因上文不可。

而行視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麤者午觸也言境內之聚
安固則視觸人之軍取人之將若撥麤也。

忿之

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引之曰忿之當作爲忿。爲于上

文云則爲名者不攻也則爲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爲名
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皆其證今本爲忿作忿之者
涉上文誰能忿之而誤。旣言誰能忿之則不得又言忿
之旣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

錙銖

割國之錙銖以賂之楊注曰八兩爲錙引之曰八兩爲
錙用鄭氏儒行注也案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錙與

銖輕重相遠不得竝稱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割國之錙錘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鏹與鄭注八兩曰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璣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鏹此與詮言篇注異而與說文同蓋許慎注也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鏹八銖也一切經音義二十引風俗通曰錙六則鏹二鏹則錙又以十二銖爲錙此數之少者也此文及儒行皆以錙銖竝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錙爲正訓鄭楊皆以八兩爲錙失之

彌煩 遠方致願

事之彌煩其使人愈甚念孫案韓詩外傳煩作順於義
爲長又下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外傳作遠者願至亦
於義爲長

逢蒙視 君廬屋妾

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
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撓膈君廬屋妾由將不足
以免也楊注曰逢蒙古之善射者言處女如善射者之
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廬當爲廬君廬屋妾謂處女
自稱是君廬屋之妾卑下之辭也廬云逢蒙視言不敢
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籠蒙目視語

念孫案
淮南本

作籠蒙目目即視也今本君盧句疑有訛字念孫案逢

衍視字辨見淮南脩務篇

蒙視微視也賈子勸學篇有風蜃視

今本為作

風逢聲

相近蜃蒙聲相近淮南謂之籠蒙皆微視之貌劉云君
盧屋矣君疑作若言詘要撓膈若盧屋之妾也漢書鮑
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廬兒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
居為廬因呼為廬兒

巧繁

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
以持國安身揚說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云巧為繁多拜
請以畏事之引之曰揚說非也繁讀為敏

說文繁字本
作敏從糸每

而敬字亦從每聲。敬與繁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楚辭天問繁鳥萃棘。廣雅作繁鳥。曹憲音敷。是其例也。敬謂便佞也。臣道篇云。巧敬佞說善取寵乎上。是也。上文云。逢蒙視詘。要撓。臆若廬屋。妾卽此所謂巧敬拜請而畏事之也。韓詩外傳作特以巧敬拜請畏事之。是其明證矣。

荀子弟三

荀子第四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王霸

主

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引之曰

後人

以下

有羣臣二字故加主字

之猶其也

見下及釋詞

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

首嚮之者則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
主字王制篇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
主字議兵篇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

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宗

綦

是綦定也楊注曰綦當爲基基本也言以義爲本劉云
案此綦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爲基又下文國
一綦明楊注曰綦亦當爲基劉云案綦亦訓極極猶言
標準念孫案前極謂義後極謂信也俱見上文

襲然

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念孫案襲然合一之貌周語及淮
南天文篇注並云襲合也故口襲然終始猶一楊以襲
爲相掩襲未確

奏

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念孫案奏讀爲湊廣雅湊聚也

謂天下之理略聚於此也湊奏古字通

周官合方氏及爾雅釋獸釋文

竝云奏本或作湊商子箕地篇名利之所奏亦與湊同

楊以奏爲節奏失之

然常欲人之有 啖啖然

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又下文不好脩政

其所以有

今本脩誤作循據上文改政與正同

啖啖然常欲人之有

今本脫然

字據上文補

念孫案下文言啖啖然則上文然上亦當有啖

啖二字而今本脫之引之曰啖啖猶欲欲也說文欲欲得也讀若貪欲與啖聲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欲人

之有楊云啖啖并吞之貌則誤讀爲啖會之啖矣

北足以敗燕

盧云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

錯之險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之險則危

宋呂本如是

宋錢本作錯險則危無之字元

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念孫案錯險則危與塗蔑則塞罰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

而衍

道之

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念孫案道之行也故下文云塗蒞則塞下文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竝與此道字同義楊皆訓爲導達失之

故

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云云引之曰故當爲曰上文何法之道云云是問詞此文曰道王者之法云云是答詞下文兩設問答之詞皆有曰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諧故字而誤又下文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干

歲之固何也。念孫案故字亦涉上下文而衍。一朝之日云云是問詞。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故字。

改王改行也

楊注曰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盧云案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王字形近而訛。念孫案羣書治要正作改玉改行。

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則亾此之謂也。

盧云下二句楊注不以爲逸詩詩攷連引之爲是。

急逐樂

閻君者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

宋呂本如是

錢本及元刻世

德堂本急竝作荒盧從呂本念孫案逸周書謚法篇曰
好樂息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謂之荒故曰
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從
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
本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

一日而曲列之

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楊注曰貫日積口也積日
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劉曰一日

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念孫案一日與貫日相對爲文則口非目之譌也君道篇作

一日而曲辨之

今本日譌作內

辨與別古字通

周官小宰職稱賈以傳別故書

別作辨鄭大夫讀爲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判爲辨鄭司農讀爲別諸子辨其等燕養辨作別大行人辨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辨異之大燕禮朝事篇辨竝作別樂記別宐居鬼而從地史記樂書別作辨又男女無辨祭以立辨樂書辨竝作別又樂統同則列爲別之譌也王逸禮辨異荀子樂論篇辨作別

注離騷云貫累也言以累日之治而辨之於一日也

一天下

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句不對下文功豈天下名配舜禹是

其證

人主者

宋呂本如是

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宋錢本人作之元刻
世德堂本同慮從呂本念孫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
也是主者指上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泛
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

勢業

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念孫案勢者位也

說見儒效

舊勢在

本朝下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楊以勢為權勢失之

無權

勢不得言與天子易權勢

侈離

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楊注曰：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念孫案：楊分侈離爲二義，非也。侈亦離也。爾雅曰：侈離也。說文曰：侈離別也。作侈者，侈字耳。陳說同。又云：穀梁僖四年傳：於是侈然外齊侯也。邵氏二雲云：侈然離散之貌。侈侈侈同。

畢牢天下而制之

楊注誤解畢字。盧云：案後漢書馬融傳：畢牢陵山章懷。注云：畢牢猶牢籠也。引此作畢牢畢，俗作畢亦轉爲畢。念孫案：困學紀聞已辯之。

無偏貴賤

人主胡不廣身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念孫案偏當爲倫

字之誤也倫與論同

大雅靈臺箋曰論之言倫也是論與倫義相通王制必卽天論論或

爲倫是論與倫字亦相通

言不卹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二篇

竝云不卹是非不論曲直是其證

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

念孫案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妬賢正相反多一業字則累於詞矣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職業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

還

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念孫案還至卽至也還起卽起也漢書董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爲復失之

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頤步而覺跌千里者夫

楊注曰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劉云案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而國

兩者竝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

楊注上偏偏行

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念孫案尋繹文義竝行下

不當有而國二宗蓋涉下文兩而國而衍

案此條未備就見補遺

其治法

宋呂本如是

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宋錢本其治法作其
法治盧從呂本念孫案錢本是也上文治法與亂法對
賢士與罷士對愿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
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
治者是也呂本作其治法即涉上文治法而誤

序於有天下之勢

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念孫
案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爲厚字之誤也

隸書厚序相似傳寫易譌說見

墨子非
攻篇

言桀紂有天下之勢雖厚曾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疆國篇曰厚於有天下之勢素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皆其證楊云卽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爲天子此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

所以同

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楊注曰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盧云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言同用可見念孫案盧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衍文也上下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

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明矣。據楊注言同用愛民之道，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

用挾 制度數量

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念孫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爲周字之誤也。周挾卽周浹。君道篇曰：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禮論篇曰：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楊彼注曰：挾讀爲浹而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此注亦曰：挾讀爲浹，則楊本正作周挾明矣。制度數

量盧云各本作制數度量今從宋本案作制數度量者是也富國篇曰無制數度量則國貧是其證宋本數度二字互誤耳禮記王制度量數制鄭注曰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數制卽制數

樞機者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楊注曰人君當爲君人念孫案下者字涉上者字而衍

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

元刻無禮字念孫案無禮字者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

謹其所見聞見上文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

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

相似化誤爲礼後人因改爲禮

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爲

禮

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

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

是過者也猶不及也

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要與元刻同

天下之人百姓

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念孫案天下之人百姓天字

後人所加也下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

雖孤獨鰥寡必不加芟文正與此同又王制篇云之所
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
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
好用其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
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彊

國篇云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

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

人百姓猶言眾百姓王霸篇曰朝廷羣臣之俗若是

則夫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語意略與此同彼言眾庶百姓猶此言人百姓也又見下

皆其證也。又案下之人百姓者，人眾也。謂下之眾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塗之眾百姓也。師象傳曰：師，眾也。爾雅曰：師，人也。郭注曰：謂人眾是人與眾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曰：其稱人何？眾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眾辭也。柴誓曰：人無譖。鄭注曰：人，謂軍之士。眾，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劔相眄者。漢書：人作眾，皆其證也。

適

孔子曰：審吾之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念孫案：下適字，涉上適字而行。據楊注云：審慎其與人之道爲。

其復來報我也則無下適字明矣羣書治要無下適字

詐故

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念孫案故亦詐也晉語
多爲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
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僞詐也
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
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
王官人篇曰以故取利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知
與故淮南原道篇曰偶嗟智談曲巧僞詐故皆謂詐也
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云故事變也則

分詐故爲一義失之矣

敬節

則士大夫莫不敬節外制者矣。盧云敬節元刻作貴節引之曰敬當作致。致與務古字通。說文致強也爾雅務強也致與敬字相似而務節謂以節操爲務也。曲禮曰士外制務節與外制同義。下文云士大夫務節外制是其證。今本作敬節則於義疏矣。元刻作貴節者以意改之耳。

佻其期曰

百工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楊注曰佻與佻同緩也。謂不迫促也。盧補校云注當云佻與宛同。案爾雅曰宛隸

也古書寃字皆訓寃駮不當作備

然而

士大夫務節外制然而兵勁楊注曰然而當爲然後念
孫案楊以下文作然後故云當爲然後不知此然而與
他處言然而者不同然如是也說見釋詞言如是而兵勁也
文王世子曰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

商賈敦慈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

念孫案商旅安貨通財當作商旅安貨財通貨財通與
商旅安罰文今本作貨通財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賈
旅安而貨賄通是其證今本賈誤作資辨見王制篇

君道

嘖 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

斗斛敦槩者

敦槩即準槩

所以爲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

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盧本於而後下加鄙字云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又云嘖情也引繫辭傳及太元屬測爲證念孫案元刻有鄙字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欺乘是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云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

是而後欺，揆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與平相反。此云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嘖亦相反。嘖者齊也。說文嘖齊也。嘖與嘖通。又說文齷齒相值也。釋名曰嘖齷也。下齊着齷然也。又曰榻齷也。以木作之。上平齷然也。又曰冊齷也。故使整齷不犯法也。竝聲近而義同。無度則不齊，故與嘖相反。若云乘是而後鄙，則鄙與嘖義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竟成贅語矣。盧據元刻加鄙字，又訓嘖爲情，皆失之。宋

呂錢二本皆無鄙字

難鞏

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引之曰難讀詩不難不嫻之難鞏讀方言鞏懼戰栗也之鞏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說難鞏二字皆失之

變態

竝遇變態而不窮

宋本如是

元刻改變態爲變應而盧本從

之念孫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改變態爲變應而

不知其謬也竝遇變態而不窮者竝猶晉也徧也

說見周易

述問竝受其福下言徧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

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卽此所謂變態也
改變態爲變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

不危

其所爲身也謹脩飾而不危

盧云脩飾元刻作脩勅飾與勑古皆通用

孫案危讀爲詭言君子脩飭其身而不詭於義也

淮南主術

篇注說遠也詭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緇衣

用天地

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念孫案用天地而不疑義
不可通用當爲周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理萬
變而不疑

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
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

盧云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君者槃
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二句念孫案廣韻君
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景正則當有民者
景也句既言槃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句

宋錢本
有民者

水也

既以槃喻君則不必更以孟喻二書所引有民者

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孟也二句於義爲長

藝文類
聚雜錄

物部太平御覽器物部三並引作君者盤
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以不可得

也

元刻無之字念孫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爲已用
不爲已外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
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

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亾不可得也

元刻無上不字念孫案元刻是也宋本有上不字者涉
上下諸不字而行無旁不也說見釋詞無危削滅亾卽不危

削滅亾也外傳作不危削滅亾是其證

是狂生者也

危削滅亾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盧云

元刻作是聞難狂生者也

宋錢佃校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是聞難狂生者也

念孫案此文本作危削滅亾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

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今本脫聞不亦難乎是六

字

此因兩是字相亂而脫去六字

元刻亦僅存聞難二字外傳作夫危

削滅亾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

生者也枉蓋狂之誤

臣道篇亦云迷亂狂生

美國

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念孫案外傳作脩政美俗是也上文曰政令不煩而俗美儒效篇曰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美皆以政與

俗竝言之蓋二者恆相因也今本美俗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

于是 莫欲之 獨猶將爲之

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念孫案三于是皆義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子是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譌爲是于後人因改爲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

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爲之不相應
又與好之相複矣于是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爲
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將爲之也猶上
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獨字而衍外傳無

是其人者也

念孫案行者字此句或爲結上之詞或爲起下之詞皆
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念孫案此篇以君道爲題而又釋之曰道者何也曰君
道也則贅矣韓詩外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

義爲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所二字

使其人載其事

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立念孫案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立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立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字而行榮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立正論篇曰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立使下皆無其字

賞克

賞克罰儉則民不怠念孫案克當爲免字之誤也免與

勉同言勉者賞之儉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吏免盡而
眾庶不儉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薛宣傳
宣因移書勞免之今本免作勉乃後人所改宋毛
晃增脩禮部韻略引此尚作免谷永
傳閔免遁樂竝以免爲勉韓詩外傳正作賞勉罰儉

不探

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念孫案不探二字義
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於庶人
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與政同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
職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曼字或作冡與采字略相似故
慢誤爲探

孽

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念孫案孽猶害也。下文云。眾人之瘞。汙邪之賊。義並與此同。議兵篇曰。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言莫不毒害也。緇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昭十年左傳。濫利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

循乎道之人

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念孫案循道之人。與好女之色。公正之士。對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書治要無。

不

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心孫案不猶非也。說見釋詞。

速致遠

欲得善馭速致遠者。

宋呂鑑本
並如是

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

及字。盧從宋本云俗本有及字。念孫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速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馭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譙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

重而馬贏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追速致遠卽及速致遠三證也羣書治要有及字四證也

數十

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念孫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當荀子著書時國之存者已無數十矣

不還秩

不還秩不反君念孫案秩當爲私字之誤也還讀爲營言不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

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

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主謂營惑其主也。

字或作環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也。又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

借還字或作環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

環者謂之私。

私本作公見下

說文公字解引作自營爲公管子

君臣篇曰乘上下以環其私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

荀子第四